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painting style 2008 · 卷 11

策划·张修竹 主编·怀一 副主编·子游 执行主编·弘石

畫風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painting style 畫風 2008 · 卷 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风.11 / 怀一编.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410-3746-7

I .画… II .怀… III .美术—中国—丛刊 IV .J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3720号

画风 11

HUA FENG 11

策 划 张修竹
主 编 怀 一
副 主 编 子 游
执行主编 弘 石

责任编辑 李咏玲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责任校对 培 贵 倪 瑶
责任印制 曾晓峰
特约编辑 左建春 陆 虹 丁文卿
图文制作 林墨白 马志磊 秦 需 陈 旭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成品尺寸 250mm×185mm
印 张 13.75
图 片 220幅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746-7
定 价 46.00元

封面\清·梅清作品

封二\清·梁于渭作品

封三\清·杨补作品

封底\明·周鼐作品

杨子江\92

李振军\102

章耀\112

李永林\122

田斌\132

康文\142

金心明\154

姚媛\164

毕可燕\174

徐畅\184

子游点评

石纲作品\200

刘筱静作品\201

帅府园的回忆

张培成\203

缘分

马波生\207

河西走廊散记

杨海宽\209

画人笔记

画风影像

探访·贾平凹\5

画风专题

山水范扬\9

画家中坚

人生真味山水间\85

大家行·行相近\89

画家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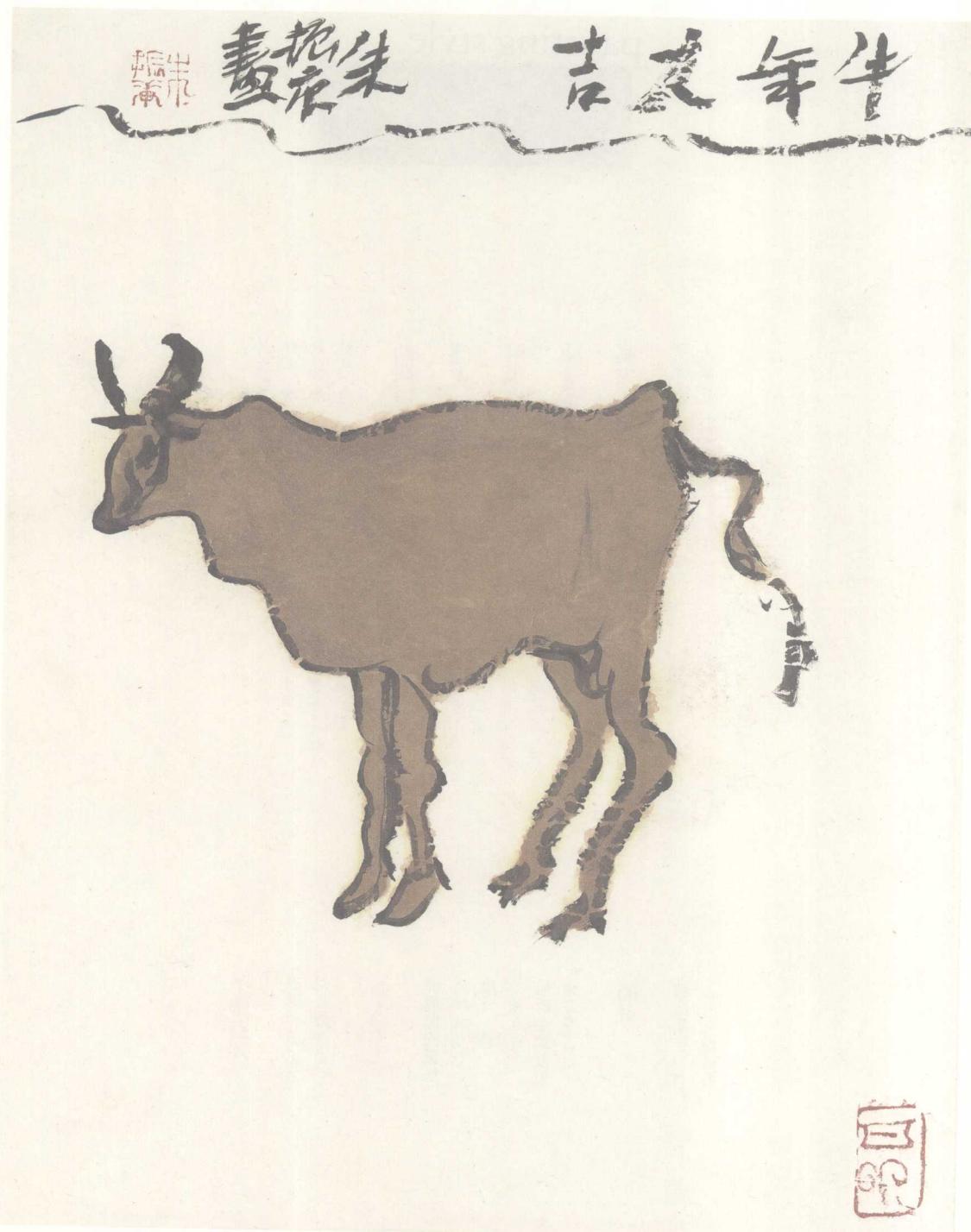
怀一·山水作品选\189

高英柱·山水作品选\194

插页

佛造像

一月书坊藏品



读者诸君 己丑大吉

[画风影像]
贾平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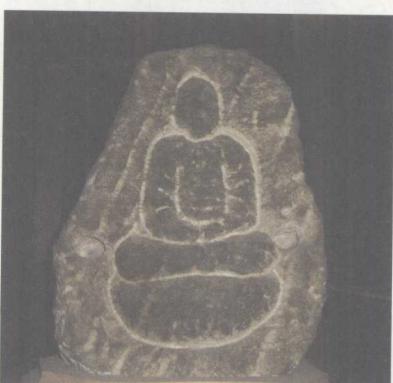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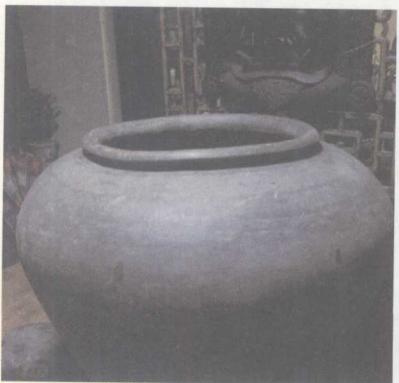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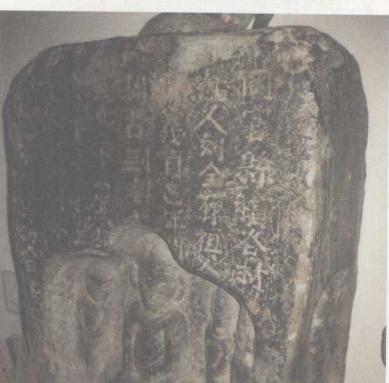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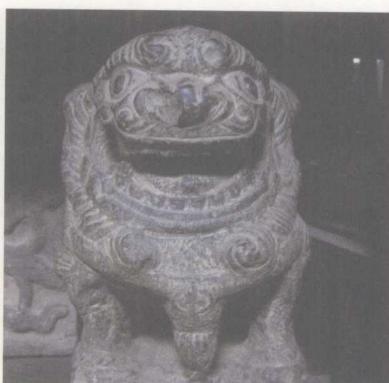




[画风影像]

贾平凹·上书坊





2008年仲秋，我和怀一乘飞机去西安拜访贾平凹先生。

飞机落地，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画家王家春就早早等候在机场出港口了，我们驱车直奔香格里拉酒店。晚上，平凹先生和陕西省委统战部的周、王二部长一起招待我们。平凹先生是常人模样，性情厚道，远非耳听的不与人同。晚餐后平凹先生约我们去他的“上书房”，他收藏的陶罐、石雕、木雕，满满当当，好像一个博物馆。由此我看到平凹先生的写作空间和他的文化去向。平凹先生的书法绘画宽博、雍容、质朴，缘于汉唐气象和他的文化心态，凡人都有文化记忆，平凹先生的梦里尽是长安景象。第二天下午，采访平凹先生，我想通过平凹先生的书画实践来梳理一下中国文人画在当代的可能性，平凹先生是通达之人，于书于画，他有自己的视角和看法。平凹先生说自己为书为画是性情中事，他从没有想过去和书画家争饭碗，写作呢，是安身立命之本。立命的事有时也累，画画画，写写字，虽是玩玩，但别有洞天。恰恰是画画写字这种没有功利的“业余”状态，使平凹先生的书画更为朴素、鲜活。其实，中国文化的本质也是以自然而然为上。

在西安还见到了画家邢庆仁、艺术评论家张渝；参观了法门寺和茂陵汉代石雕，我们在感受中华文明和长安遗韵的同时，也感受到长安的文化脉络其实都隐现在平凹先生的文学和书画里了。

弘石记于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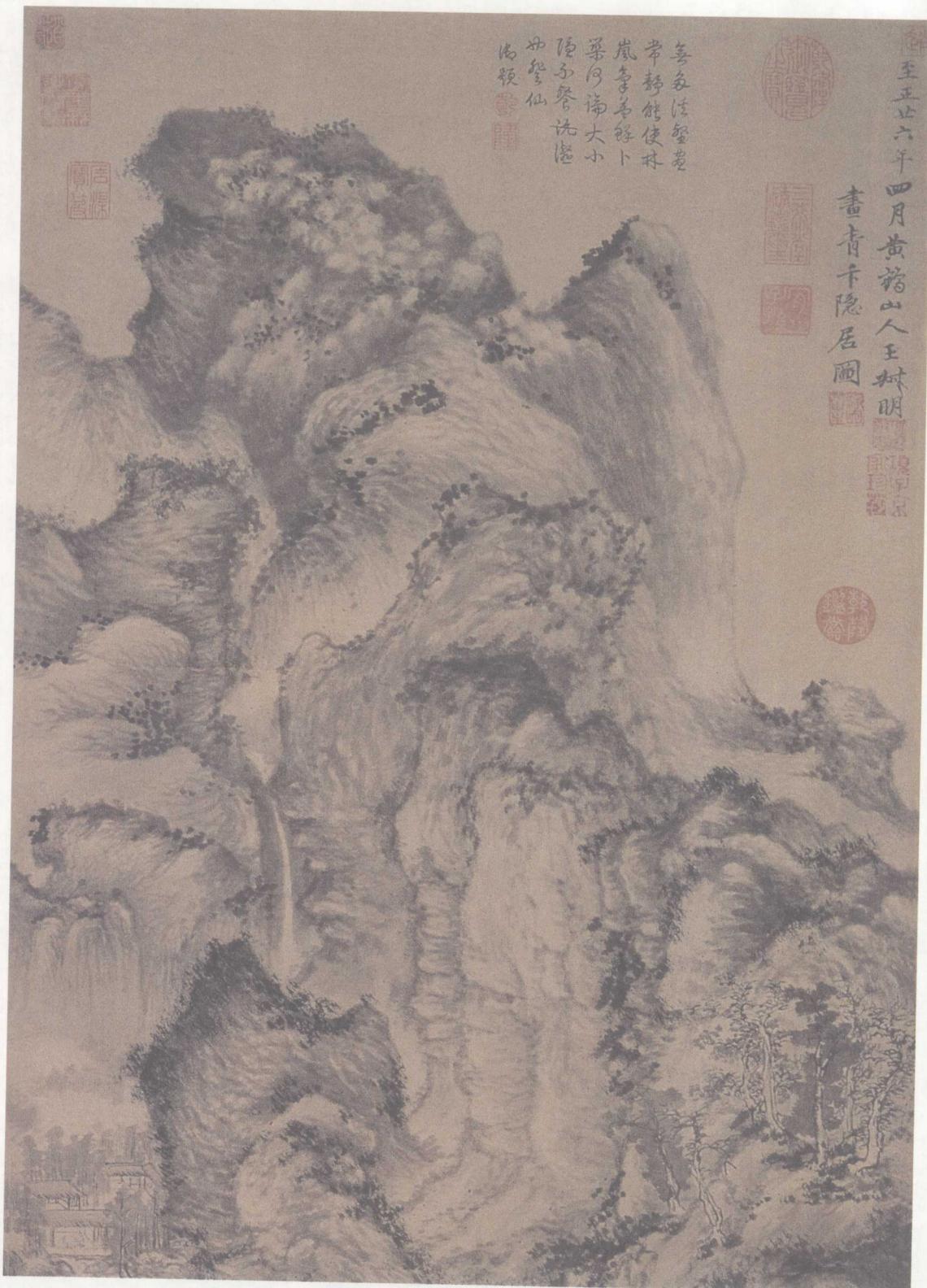
【画风影像】

贾平凹 · 藏品

painting style [画风专题]

山水范扬

范扬，1955年生于香港，祖籍江苏南通。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



painting style [画风专题]

画画对我来说 是一种常态

——访范扬

像 公 文 范 宋



范氏先祖——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吴县（今属江苏）人，汉族。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徭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治艺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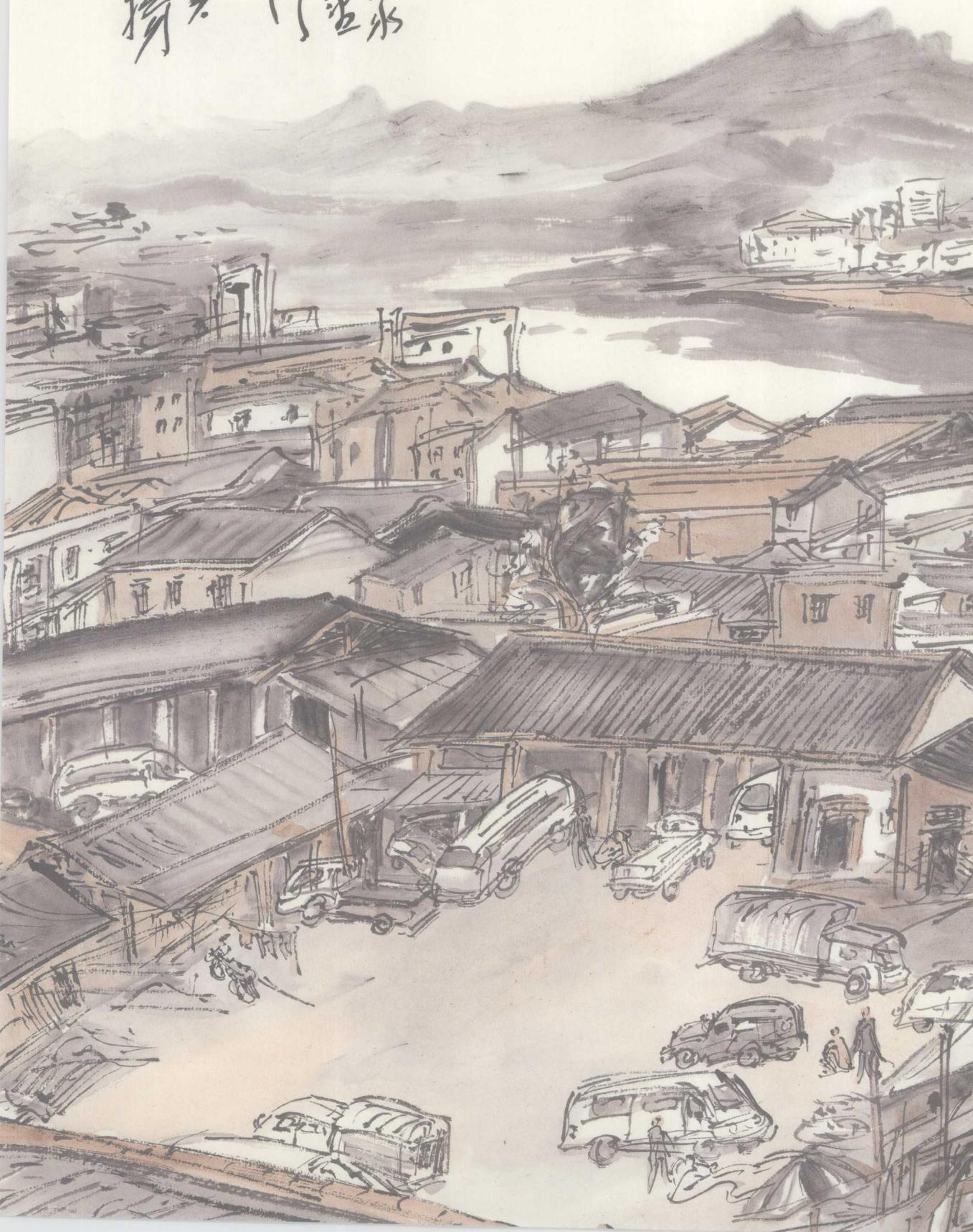
编者（以下简称“编”）：你出生在香港，祖籍南通，一个是世界移民大都会，一个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两个城市对你的人生、艺术有怎样的影响？

范扬（以下简称“范”）：我在香港出生，一岁多就回内地了。据我外婆回忆，我刚回来的时候说着一口广东话。南通的冬天非常冷，我最常说的一句就是“好冻啊！好冻啊！”，这句话后来成为我的经典名言，可见我从小就懂得世间的冷暖（笑）。出生于香港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文革”，那时我父母在香港，我在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读书，我的祖母任校长，

她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教育家，但在当时她被人指控参加“蓝衣社”，打成老牌特务，经常被拎出来批判。批判的时候，红卫兵总是不忘加一句：她的儿子还在香港！当时我很困惑，我父亲在香港只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这有什么错呢？是“文革”让我觉得人心险恶，也在我的童年里留下阴影，所以说生在香港对我影响至深。关于我在香港的记忆只停留在父亲当年为我拍的照片上，照片里的我穿戴洋气，所以我说我有一个很洋气的童年。

编：你父亲在香港做什么？

從軍天山山門道家
攜丁花





范揚 从張家界望天門山 43.3cmx53cm 紙本墨筆 2007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

范：银行职员。那时他的舅舅是香港的银行家，我父亲是跟着他的舅舅做事。我父亲擅长写诗，会画一点山水画。关于这点我母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段子，她说她小时候看她的父亲（即我的外公）拿着毛笔点啊点，画些山水去卖钱。而如今她又看见她儿子也整天拿着毛笔点啊点，也说是画些山水去卖钱（笑）。

范扬一岁左右站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长椅上 1956



这很有意思，这就是文人系统的家学传承，这种传承在我母亲的话里很直观、很精彩地体现出来了。南通是一个文人荟萃的地方，而我们家在南通是世家，祖上明末时在南京做官，退休后迁到南通，到我这辈已是第十四代。南通剑山上有一块董其昌题字的碑，其中有这样的碑文：应南通范某某之邀写此碑。其中提到的范某即是我的祖辈，所以南通对我的影响，可谓大矣。我毕业的南通中学是个很厉害的地方，我总结过，南通中学出两种人：一种是画家，赵无极、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都是南通中学出来的；还有一种是科学家，中科院的很多院士都出自那里，例如杨乐等等。最初办学的那批人，包括我的祖辈，都是旧式文人，这类人都是重理念、重思维的，所以培养出来的都是中科院院士，很少有工程院的，可以说南通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编：地域对人的价值观与人格影响比较重要，可以与你今后的人生选择与思考连接起来。

范：对。南通是个奇特的地方，历史上曾有一批蒙古军队驻扎在那里，后来渐渐同化，我的母亲就是蒙古族人。我现在画画很文气，但也有很野的一面，有纵横天下的意味，这就是血脉在起作用。我在南通中学毕业后没有下乡，毕业生大多进了工厂，我自己选择的地方是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文革”末期有很多名家前去讲学，有庞薰琴、黄永玉、吴冠中、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韩美林等等。那时候韩美林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十天，与我们一起吃西瓜、讲故事，那时候称他为老师，现在他已经成大师了。当时这些画家教学都很认真，吴冠中把画一张张拿给我们看，可以说是悉心指导，等于现在的研究生课程，可现在的研究生这样的机会却很少了。

编：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总会不断地追溯自己的根脉，这包括文化传承和血统渊源，据说你是范仲淹的后代，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

范：我的高祖范当世父亲的墓志铭，是桐城派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办吴汝纶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用小楷亲笔书写，墓志铭的第一句就是“南通范氏有宋乃文正公之后也”，碑拓现在还在我手上。有次我在山东济南大明湖游览，历下





高祖 范当世，清代诗人、文学家。

亭里正巧有卖百家姓的，翻到范姓家谱即有范仲淹，清末有范当世，那就是我高祖（即祖父的祖父）的名字，可见这并不是道听途说来的。

编：你找到了自己的文脉所在，是否会坚定你继承祖辈文化的信念？

范：可能是有一点文脉传承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家的人对文学艺术的领悟非常快。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画家，差不多从学画的第一天起就确定了这个理想，有人笑我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并不可笑，人到这个年岁还不失赤子之心，还有理想，这是可贵的。有位大学同学跟我讲：我认为你在大学里很有才，但大家都有才华，近年发现你愈发厉害，这原来是血脉起了作用。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对目标的肯定造就了我的自信、自强，另一方面，或许真的就是血脉遗传的作用。

编：谈谈你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情况？

范：我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时的工作是画剪

纸、刺绣稿子，刺绣稿的内容主要是古画，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等。

编：怪不得你的人物画画得这样出色。

范：那时其他孩子都在画什么呢？他们都在画毛主席像、工农兵像，而我却在画《八十七神仙卷》，这好比龟兔赛跑，跑得虽不快，但比别人早跑了二十多年，所以就算只笨鸟也比别人飞得快了，况且我也不那么笨（笑）。所以我从骨子里便归属于文人系统，年轻时的积淀、家族的渊源、学习的契机等等，都是上天给予我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编：我觉得这个得天独厚太重要了，因为你在这里找到了文化认同、精神认同。你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经历非常重要，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长期学习和实践。齐白石早年当木匠时做木刻，这些实践都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范：很多人说齐白石是文人画之最，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我笑称他的篆刻是木匠刀法，画画是粗枝大叶，但粗枝大叶不等于不好，可能是暗合了文人画的禅意，由于他是劳动人民出身，他的画里面融入了民间艺术的新鲜、活泼。我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这五六年，体会最深的就是得到了民间艺术的新鲜、活泼。所以我的用笔并不是死的，是从精神上的活泼转化为样式上的活泼，古人常用这样的词“活泼泼地”，毛主席也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也等于中国画论中的“气韵生动”。外国人经常画死鱼死虾死野鸡，而我们中国人就从来不画，就连烹饪也要选鲜活的，这真是中西方审美的差异，从这些小细节中就能体现出来。

编：谈谈你在工艺美术研究所与那些名家的交往。

范：我认为那时黄永玉画得最好，我曾见过他画的一幅白描拙政园写生手卷，当场写生，让人折服，真是个大才子。黄永玉、吴冠中这些人到晚年把艺术当成一种享受、一种滋养，活得比较快活。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沉重一点，会想自己的画留在美术史上，后人该如何评价呢？可这些老先生不管这些，可能他们是正确的，我们太多执著。艺术是什么呢？为自己呀，这些老先生用艺术滋养生命，这是艺术的最高境